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六

三楊列傳第四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楊士奇名遇江西泰和人也生周歲而孤家故貧年稍勝衣旦暮代母躬薪水晝出從師受學年十五稍從里中子弟受東修爲社師有鯁生挾書冊過館下色悽甚問云有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也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益禮下之已去遊湖湘黃巖王叔英爲漢陽令聘爲儒學訓導辭弗就建文初修高皇帝實錄叔英

薦入翰林克編纂時史館皆集四方宿儒朝廷欲遂官之命吏部考第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授吳府審理副仍令執筆翰林靖難後初建內閣改授編修與解縉胡靖楊榮黃淮金幼孜胡儼等同入直常旦百官奏事退輒隨縉等七人造辰前備顧問典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永樂二年冊立皇太子兼左中允五年陞左諭德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士奇每日朝罷輒造東朝參侍經幄春坊諸臣時皆分撰諸經講義士奇閱易然諸經太子多從質正太子

喜閱真德秀文章正宗士奇曰德秀道學之儒其所著大學衍義有裨治道願殿下留意上北巡則士奇留輔皇太子監國漢趙二王數危皇太子宫僚多得罪士奇兩被逮下錦衣獄上詰過東宮事士奇叩首言皇太子孝敬仁愛爲上條指數事且言太子有過未嘗不知知輒悔輒亟改此皆臣等輔導失職所致非皇太子之罪上以爲忠特見宥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繫終長陵之世仁宗踐祚始盡釋諸人而士奇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甫謝上出聞事

有與新詔旨戾遽入奏上遙見士奇笑謂蹇夏二人曰
新華蓋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已聞士奇奏喜曰吾
固知學士言有理也顧蹇夏曰汝三人吾倚毗非輕其
務盡言庶幾輔吾不逮踰月加少保尋進少傅洪熙元
年春正月進兼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請辭尚書俸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此祿相酬耳
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敢固辭上
曰朕成卿志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嘗賜蹇義
田二頃乃復以二頃賜士奇又固辭上顧蹇義曰士奇

真能廉使仕者悉如士奇世豈有職吏乎上望治如渴
數勉諸大臣使直言特賜士奇與蹇夏二人繩愆糾繆
銀圖書士奇復請均賜榮幼孜久之獨士奇如上旨封
入五疏已而朝士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士
奇曰陛下恩澤雖已敷但流徙未盡歸瘡痍未盡復人
尚有艱食更得二三年休息太平方可期也上笑顧蹇
夏諸人曰曩與卿輩銀圖書望卿匡輔朕士奇曾上五
章朕從其四卿諸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皆
已安乎義等叩首慙謝上從善如轉圜群臣或有過激

語觸上怒禮書呂震等復多指訐言者士奇獨爲開解
上亟內悔反召言者優勵之語士奇曰如震等每迎合
以益吾過賴爾獨能知朕心上常言震及兵書李慶二
人言事多悞朕往往取衷士奇二人共忿士奇爲拘已
蹇每從旁勸解上亦知之念皆先朝舊臣曲爲調劑和
輯上在宥僅一年堂陛特稱泰交宣皇嗣國宣皇益倚
任焉宣德元年上械漢庶人還尚書陳山遂欲移師龍
趙王群臣皆請如山策獨士奇不可語在趙王傳中上
後卒念士奇言而待趙王不失親親之禮以是上益親

愛士奇上習聞都御史劉觀素貪墨逐觀去問士奇誰
可代觀者士奇曰顧佐可遂用佐一時朝署頓清士奇
議請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藩臬使薦用他日
得連坐於是守令共稱得人寬恤詔屢下上皆與士奇
密議就宸前面授筆楮條奏立予璽書頒布上好微行
嘗夜半至士奇第士奇叩首曰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屏左右語良久
迺還時諸大臣類多依違獨士奇肯任事上雖信重蹇
而蹇受事常持兩端上待士奇乃決蹇亦不以爲忤蹇

薦依伯安爲交趾使士奇力爭楊前不可用上卒不用
上曰蹇不尤爾乎士奇曰蹇平日無人我心况國事孰
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蓋卿等是已士奇
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以故久典論思上
下和洽十年章皇上賓張太后取襄府金符入內籍籍
且議長君士奇語榮曰梓宮未殯主少國疑祖宗社稷
之托非吾等誰任入臨畢即請見皇太子皇太子出見
士奇榮叩頭呼萬歲殿下群臣亦皆叩頭呼萬歲榮議
遂息是時英宗方九歲天下事皆白皇太后太后付三

楊三楊者榮爲東楊溥南陽士奇西楊初士奇受知仁
宗特深故太后亦知其爲人太后嘗語宣宗仁考於諸
大臣獨取士奇能持正言不避迂意即不樂終聽其言
不敗事以是太后倚重之士奇首請開經筵簡侍從上
冲年未能親閱章奏每日預擬陳進八事取旨闕振雖
日侍上起居脅權寵內畏太皇太后自斂戢太后嘗使
振持事請閣議振因與士奇置可否士奇遂謝閣事三
日不出太后使人慰問而榮語之故太后大怒詔鞭振
令赴閣中謝罪以故數年間災變頻仍邊庭多聳士奇

一意慎選舉廣儲蓄任將帥修武備不見肘於振政治
清明天下稱仰三楊三年宣宗實錄成士奇與榮俱進
少師士奇尋與南陽共爭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皆有
私遂爲振所持漸披其短於太后稍乃弄權而三楊年
亦向衰風裁大減曩時矣亡何東楊振竟中傷卒七年
太皇太后崩於是天子益私比振振益橫士奇子稷數
毆殺人爲鄉人訐奏被逮至士奇益自慚憤病卧不出
上賜手劄慰諭而士奇感泣不自勝遂卒於是年八十
矣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四年而南陽亦卒又三年

遂有土木之禍文貞在朝四十年未嘗一日及家鄉晚
歸省墓僅四十日鄉人願少留之曰君命不敢稽其一
志國家類此以是其家不能恤不獲訓誨其子子之不
肖不可奈何非詒謀之罪喜薦士士必舉其所知已所
不知不敢舉士有一詩一文造門物色爲佳士不忘將
拔其留心人物又類此有孫載鳴嘉靖中進士督學甬
粵寅秋萬曆初進士初授東莞令召入爲侍御史出僉
憲雲南莞民爲立生祠尸祝之寅秋子嘉祚萬曆丙辰
進士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也舉革除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文皇入國榮以迎戴受知改修撰簡入內閣入閣之臣
七人榮年最少最警敏上嘗出一封章示榮榮具對稱
旨上以爲才自是心親榮尋進侍講皇太子立右石諭
德已轉庶子外艱起復從幸北京其年又內艱從征本
雅失里斂泣執羈勒斷酒肉身體羸瘁上憐之師旋特
遣中使護還奔喪即起復侍皇長孫學太子諭長孫曰
此皇祖近臣汝當禮敬長孫深愛重榮熟於邊事奉命
兩至其肅經畧降虜還奏皆稱上意十二年從征瓦剌

兼掌尚寶司事上欲皇太孫習武事令撫軍使榮與廣
幼孜三人日即軍中爲太孫講說經史十四年陞翰林
學士仍兼庶子上時往來兩都榮與胡金二學士輒隨
行十六年廣沒榮掌翰林院事時廷臣多狎恩寵自縱
榮惡之指斥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文皇上恐諸大臣
猜忌榮留榮章不下令榮授御史鄧真入奏諸大臣股
栗免冠謝罪後聞出榮旨忌榮益甚推榮國子祭酒令
疎遠上上不予榮祭酒衆意乃銷沮十八年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十九年三殿災榮上弔災十事

二十年阿魯台寇興和從征至殺胡原明年詔復西征命掌六軍幾務從至宣府上在軍中俱穰楊學士不名還宴群臣第功榮幼孜以五品特勅與兵部尚書方賓同列又明年從征至開平駕次長樂鎮上語榮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朕今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可幾榮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時虜遠遁亡所見上召榮問曰朕夜夢神人語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虜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兵在除暴安民火炎崑岡玉石俱燬願陛下留

意遂班師上曰東宮監國久閱政已深朕歸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歸心允穰皇上付託上悅六軍未入塞上崩是時漢王方構隙皇太子榮恐內變秘上喪不敢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或欲權它事用勅馳計皇太子榮不可曰先帝在乃穰勅賓天而穰罪孰大焉乃身與一二謹豎入報太子太子踐祚進榮太常卿逾月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尋加工部尚書給三俸與蹇夏西楊同輔政而軍旅事一以諮榮後漢王反皇太

皇明史稿 卷四十四
孫新嗣天子位榮勸上親征上難之榮曰陛下不見李
景隆事乎上顧原吉朝廷初議授鉞陽武侯原吉因語
上曰日陛下命將時臣見薛祿巴色變退語臣等泣下
在廷如此臨事可知楊榮言是上乃決從械高煦而歸
宣德三年兀良哈犯塞從征至寬河榮跨鐵騎扈上出
擊還加少傅九年從巡邊至洗馬林是時西北多事運
籌應卒內閣顧獨推榮士奇等諸人不及榮從文皇涖
邊久邊將才不阨塞險易虜情逆順榮素諳曉邊將久
習於榮往來頗密禮書張瑛者東宮舊臣私言上榮畜

馬甚富皆與邊將交通於是上稍疑之而榮一日爲邊
將求恩貸上益疑語士奇曰榮負朕不可令居親密地
士奇雖爲榮解然上自是不敢專任榮留榮在閣視事
如故英宗初皇太后秉政寵遇無替正統三年與西楊
並進少師闡振日伺三楊短行間皇太后五年榮歸省
墓振乘榮去誣榮受宗室賄榮聞憤懣還京卒于道榮
仕四君共四十年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考鄉
試一讀廷試卷九遇事敏而能斷中官持事至閣輒問
東楊先生在不不在閣即持回榮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西楊持不可行卒斷於榮行之竟無礙也每秋諸大臣會讞英國下俱退避僉俟二楊先生西楊訊之至不可了榮一問立決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彌旨獨愛榮才時怒他大臣不省事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榮不忍却人饋遺人故以爲愛錢然亦彌人酬答有施報即陳乞相屬文廟知不禁也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也建文時胡儼以桐城令典楚文衡拔舉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爲洗馬東宮觀漢書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亡繇得行其志退采文帝事編事類以獻皇太子大悅東宮居守南都上常入中貴讒不懌求樂十二年上北巡還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下法司訊詞連溥并下錦衣獄溥坐獄中十年數絕糧讀書不輟獄中人哂曰公命叵測何徒自苦爲溥曰朝聞道夕可死柰何輒自棄長陵崩釋出爲翰林學士溥旣出因上密疏言事上特賜鈔幣下手札獎諭上每念溥忠懇循文皇故事

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選用文儒得侍講王璉等數人日令侍直輪對手閣印授溥掌其事是時監國舊臣士竒爲禮部侍郎准爲通政使皆兼殿閣大學士同辦事內閣於是溥爲太常卿仍兼院學士獨掌弘文閣宣德元年罷閣務入文淵溥乃上還閣印上復命與士竒等同辦內閣事尋乞歸省特勅召還纂修兩朝實錄上好詞章復命溥與一二儒臣日直南宮應制時國政頗號清明群臣將順恐後上厭其諛一日坐齋宮諭溥曰卿素忠謹宜輔朕於善道溥頓首謝曰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上之虛心望治尤汲汲於溥類此會內艱特賜一品夫人葬禮遣中使護還奔喪奪情起復溥既宅憂出閣遂不復入謹守故秩而已宣德九年以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學士如故正統元年天子幼冲昭皇后臨御復命仍直文淵閣與二楊同知經筵先是獻陵嘗與后言東宮時事輒慘然泣下一日后坐便殿英國輔大學士士竒榮及溥尚書燄被旨入朝英宗東立輔等兩下立太后人人召問皆有獎勸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常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

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顧上曰此五臣三朝
簡任畀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非經五臣贊
畫皇帝不可行也太后起詔上賜五臣酒飯三年宣宗
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入閣遲二楊二十三
年然皆號得君秉鈞最久溥文學不及東里政事不及
建安而德量過二人子自石首來省溥問曰汝來一路
守令聞孰賢子曰兒道出江陵江陵令殊不當兒意溥
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溥默識之
薦陞德安太守德安民歌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
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
爲華容劉仁宅令瑞昌與高安令同入覲皆溥鄰邑子
且有媿溥先遣僕嘲之還白曰高安令雅稱官劉令薰
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溥心識之高安特先見
且厚贄溥不受仁宅茗一袋蜜一缶耳溥欣納之尋擢
爲御史仁宅忠宣大夏父也溥展墓還里過華容私造
仁宅偶它往妻適隣家磨麵去溥引大夏入內視亡所
有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操若是是稱御史職矣不
語姓名而去仁宅還大夏白之父仁宅曰此必鄉先生

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其後仁宅官至憲副理官至侍郎溥以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溥卒理徃哭之哀

論曰三楊初並簪筆詞垣同立顛覆之朝一遇文皇遂爾協心推戴卒共致身鼎鼐調羹釀醴臻效太平殆天賚之良弼乎世人猥以匹夫之諒見繩小矣西楊擁護三朝始待東宮繼全趙卽晚輔幼帝寅亮之節光昭日月信哉乎一代之師臣也若東楊之揮斤游刃迎幾立斷羈勒萬里倡平逆孽出掃妖氛入安宗社具有戡定之功績焉南楊幽淹姜里嗜道若渴一際通顯摠忠體國好士如不及庶幾休休之風一時二三元老同心一德雍容廊廟之中參合成名不亦美乎我朝相業迄今論者必首三楊良不虛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七

李商高岳劉列傳第四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楊文貞聞其人冀
 一來見不可曰素無識而進門是求知也裕陵即位賢
 以進士上疏言京師韃官萬計月俸韃官一當華官指
 揮十七有差冗食橫賜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晉胡迭亂殷監不遠乞漸分徙以省無益之費消未
 萌之患正統元年授驗封司主事疏言國家建都北京
 以來頽弛莫甚于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

謂太舛上從其言詔新太學十年轉考功文選郎中十四年扈駕土木瀕死乃還郕王即真頗以奢侈外聞賢上正本十策詔付外館給事中李侃復因災異疏請採納賢言弗省禮部尚書楊寧太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二年陞兵部右侍郎三年奉使考察四川明年還改戶部又明年改吏部會頒君鑑錄群臣賢撮錄中堯舜而下二十二君善事切於時務者稍爲解說令易曉名鑑古錄上之上問內侍王誠是何爲者誠對曰欲陛下學數君耳上頷之而竟弗之寤也上皇

復位既用徐有貞許彬薛瑄等三人內閣知賢忠實可倚任令兼翰林學士同入直郕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得賢言廼止尋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有貞時雖首揆然上每事輒諮賢賢亦矢心無私有貞陽附賢而不能持正每見上從賢言心又不樂而又與曹石二凶陰矛盾會御史楊瑄疏劾吉祥亨奪民田上壯瑄敢言令吏部藉瑄名且大用二凶意瑄出內閣旨匍匐上前哭訴双輦萬死一生迎復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佞地哭不休上不得已下賢有貞獄皆外謫上既

皇明史稿 卷四十五
得免上聞遷祺太常卿加賢太子太保是時四五年間
江南連大水賢請于上寬恤之詔屢下七年二月空中
有聲賢言上不恤民厥有鼓妖條不便民者十事上悉
從之復請罷江南織造及窰器清錦衣衛獄止邊臣貢
獻停使臣中外採辦上皆不允賢固強上左右皆寒竦
爲賢懼上知賢深卒無忤也上固殷憂啓聖而賢尤善
將順上意所欲嚮必推獎以成上美上所欲去又委曲
以全上恩參酌可否皆當旨賢獨見上上則稱先生時
有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上所寵任亞於賢達素惡賢軋

已嘗譖賢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上不信達
誣袁彬下獄有疏雪彬者達誣賢主使賢乞罷免不允
一日上不豫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
疑之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
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
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
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內讒乃止八年太子卽位進
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會灾異屢見賢請出宮
人簡近侍無狎左右聽冒誘先以奪門功冒陞者群囂

訴乞復官賢言上曰自此輩得富貴之易今若不盡懲
革將使人人皆幸國家有事益生群小之心按籍復視
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成化二年三月外艱詔遣
內臣護賢還鄉視葬五月奪情起復還京其年冬卒于
位贈太師謚文達賢得君比三楊政務任九卿議擬不
相侵奪協心調護俾皆得行其志當曹石時耿九疇年
富皆罷斥王竑安置江夏軒輒老去賢悉薦引召還諸
大臣喜與同升然待諸諫官多睚眦吳后之廢也上放
內臣牛玉南京去給事中王徽王淵疏王罪四大不韙

求寘法因譏賢阿附二人皆遠謫都給事中張寧疏救
之賢不悅有忌岳正者僞正劾賢疏示賢賢亦啣之二
人皆外遷爲郡守修撰羅倫疏賢起復非是賢怒逐倫
去必謂朝廷無倫乃已或勸賢依文彥博留唐介故事
謝曰吾不能矯情以微語啣恨葉文莊至降撫臣韓雍
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其不能容物多類此

論曰李公游目於華韃雜處之中慨然有辛有爲戎之
歎卒之辛巳之變喋血朝堂櫛兵禁闥曩日之言不其
驗乎至其累罹凶讒終調鼎萬忠以悟主和以處邪八

皇明史稿 卷四十五 五
年之間左右雖煩有徒國是不淆群小天子固云明聖
夾輔之力良多但其狃旦夕之權宜忽蕭牆之早計倉
卒禍興狼狽亡及幾不免於虎口將所謂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非耶自貽伊戚尚誰對也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也舉宣德乙卯正統十年進士鄉
會試廷對皆第一授修撰十二年選入東閣進學讀書
十四年乘輿北狩郕王監國遂以修撰入內閣辦事陞
侍讀明年八月迎上皇居庸關九月陞翰林學士輅科
名獨冠本朝入閣最早其時資次視諸老臣最後是時
國事帝多倚藉諸老臣而南內帝心懍忭尤甚諸老臣
類私徇帝而未有持正者帝以錦衣衛指揮盧忠言殺
中官阮浪窮治不已輅言帝曰盧忠一風子也陛下以
一言而傷骨肉之情大不可帝始悟諸老臣復從更帝
易儲輅語內臣興安曰此大事上聖皇太后在上爲臣
子敢議此耶時諸大臣具聞輅語而卒無人繼爭之輅
亦以是加恩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翰學如
故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上皇復位首召輅及高穀
文華殿諭曰朕在南宮具知爾二人無偏向心朕今正

要用爾好用心辦事而二人竟用清議除名去久之上亦每念商學士是朕所取三元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旁所排擠者深側目不得召輅歸十年爲成化丁亥憲廟追念舊學始遣使驛召來京然未有復職之命輅野服朝見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上喜即日復輅故官仍直文淵閣輅首疏八事其一爲納諫請召羅倫上從之明年彗星見言官猶持易儲事劾輅爲賣國宜罷絀以答天意輅求退不允上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上怒欲加譴言官輅曰臣嘗勸上優容

言官召用羅倫已蒙嘉納今因論臣而言者受責如公論何上爲置不問踰月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九年改戶部尚書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一年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初皇太子之生也上爲萬貴妃特秘之育于西宮廷臣鮮知之者於是八歲輅乃請勅樞部擬名立爲皇太子問因奏對又稱卯王具有社稷功上於是爲復景帝位號上尊謚是時灾異數見上於內庭新建玉皇閣玉皇者天神將從道家言以某日神降有事如南郊之儀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輅言天者

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刑
餘喪病之人一切不預乞賜停罷庶幾天心照鑒可以
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上立毀之已而復上弭災八事是
歲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三年立西廠太監汪直掌廠事
輅倡閣臣疏直十大罪深言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
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
人心疑畏洶洶不安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
所不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乎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

直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
一日不可缺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
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易置直不黜國
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
者覓以直所羅織楊暹事誣輅受暹祖文敏金帶一圍
輅語人曰輅縱貪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上聞降旨
慰安之輅遂請老陞少保致仕輅去萬安得爲首相遂
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
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峙爲人簡重得大臣

體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而輅獨能持正景帝不豫時太監興安語諸閣臣曰上亟矣萬幾大事付託何人諸人未有對輅曰太監安得有此含糊語不若明言請立東駕使人心有所歸向耶上倘不諱請東駕率百官往南內迎請父子之間自必有處豈不是順事衆唯唯其疏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此輅援筆所增二語也疏未及上而明日上皇復辟輅心遂不白

論曰易儲之際商輅滿胸熱腸而猶覩顏共事將感于攝君知遇之早澳忍自其乎何渠不能以去就爭之也比議祁王帝號臺臣嘖嘖追論之輅乃自陳其時資次第六不能獨止嗟夫鍾同則猶言官也章綸廖莊彼兩人者豈不當蒙出位之誅耶悠悠清議即輅欲避之弗能矣乃其性天忠義洵不負于生平西宮有六尺之孤君父不能得於在宮見妬之日赤心擁戴正位元良萬國屬心前星繼曜宗廟在天之靈寔式憑之矣何愧其爲商輅也哉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也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左春坊左司直郎尋陞侍講正統元年西楊薦克經筵講官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進侍講學士十年陞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景皇帝嗣位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明年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中書舍人趙榮自請使虜迎上皇穀解所束黃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懷獻立穀亦不敢爭穀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七年進謹身殿大學士是年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春坊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請坐儼等罪

如洪武間劉三吾例重開科上命穀覆試穀因上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但解有定額儼等無罪臣以爲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以致亂祖宗舊制可乎上乃貫儼勿問特增二人子解額慰其意時內閣七人循與文敢犯清議不顧而文又最驕橫英皇復辟文棄市循發邊戍獨謂穀忠謹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無它腸可致仕穀歸里杜門不接賓客人問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官至台鼎始終有清儉聲當爲侍講學士時歷官已二十餘年

皇明史稿 高毅四十五卷
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笑謂高學士錦上添花有
婁侍御校士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
先生也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成化初以
禮官姚夔請贈太保謚文義
論曰當高毅解帶以贈趙榮伉慨之氣朝士無兩想其
蘊忠積義非一旦然矣乃至震位一移何毅曩日急君
之誠不一垂意留侯羽翼之策金英何人東宮生日之
對猶存隱諷哉毅當爲之汗顏至于首丘歸老安得不
飲恨吞聲對客羞慚也

岳正字季方順天灤縣人也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人
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英
宗復辟改兼修撰是時天子宥密之臣獨親擢上知正
故竒士而吏部尚書王翱又在上前亟稱之上方思得
正人柄用召見文華殿命直文淵閣正長身美鬚神采
秀發上遙見遽曰好迤近御前迤曰好好問年幾何曰
四十上曰正好問家安在在灤縣上更喜曰是朕北方
人甚善問讀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
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

叅預幾務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是時武功
南陽皆被謫河津引疾去上故用正與通政左叅議兼
侍講呂原同入直正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
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入見上曰朕今擇一內
閣臣甚佳二人請爲誰上曰岳正二人陽賀曰誠佳上
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曰
陛下欲進正官甚易第姑試之俟果稱職未晚也上默
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言盡肺腑是年承天門災
上令正草罪已詔語多竊指曹石曹石深啣之會上得

匿名書論吉祥罪狀吉祥怒力請上榜搆告捕正與呂
原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天子豈
可自榜搆募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
護短杜諫乃下妖言誹謗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陛下新復寶祚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事遂止正
因極言曹石二人將來必不靖宜早節制上頷之且語
正曰汝可往喻朕意正退徑造曹石所諷令欽彪二人
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
前垂泣具道正所以來責臣狀免冠請死上佯不省曰

無之已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皆
叛之戚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
早自爲計上不悅而二人亦大恐益恨正造飛語言正
草詔出輒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賈直訕
君父不敬正事上實多釁進對時時躁激語唾濺御衣
二人以是得媒藥正上信之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
上語近臣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留
原召李賢還或語正曰公犯孔子未信之戒矣正曰子
以諫官處我耶我道當如是正過家留省毋閱月兵部

尚書陳汝言黨二人且憾正曾言其不可用喉邏卒以
私事中正逮詔獄備拷掠謫戍肅州上以幸臣都督李
鐸請奪其廬昇鐸正去後上每念及輒又曰岳正到好
只是大膽有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且召公矣正因檟
括上語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帝念
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
將之死而靡憾也越四年曹石敗誅上謂李賢曰向岳
正固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上命釋還爲民
茂陵嗣位復其官賢方欲引用正使輔已有僞爲正劾

賢章示賢賢遂大疑會廷推正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
 中張寧名並上寧故忤賢賢因票旨各補外守而正得
 興化正以直閣大臣出領郡意甚鞅鞅至則盡厭俗調
 畧細節計濶遠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士夫有規利權
 者悉裁抑一意節財裕民不嫌屑末以是謗書騰沸不
 止正亦厭苦吏職三年入覲遂乞致仕去郡後郡中穀
 積數萬凶年賴之正林居蕭然貧困如儒生人始知其
 不持一錢還也興化人為立祠志去思未幾卒正為人
 好負才氣屹屹不能下人每開口論大事自許得柄用
 必開世太平然性躁不能容物人畏其亢厲以故再起
 再廢竟不盡其用呂原性謹厚與人無忤故曹石亦諒
 原之無它而得安其位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及第
 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岳正歸季鐸已敗朝廷還其故
 廬許彬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彬以太常卿請迎太
 上皇謁見于宣府上皇命書罪已詔勅諭群臣仍遣祭
 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上皇及上皇復辟進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然彬年已老一日朝退上
 東閣階峻雪滑失足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側項而笑

之岳正既竄斥亨輩遂并及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謫
陝西參政亨敗乃復官彬素坦率及典機務一意閉門
謝客平昔舊游惡之故多騰謗以及于墮逐卒贈禮部
尚書原卒謚文懿正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論曰岳公自負稜稜不撓之氣丁裕陵反正之初狐鼠
之虐焰方張而魚水之遭逢不偶詎不謂萬世一遇哉
乃才大於器欲速無成不聞納牖之明自招反噬之侮
至以垂白之毋而不能顧宮室之奉而不能保不密之
戒太易著之有自來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也父髦有學行永樂戊子舉人
授徒家塾定之幼穎敏髦日授書數千言皆記誦而不
令作文定之間私爲之而不敢進一日父視定之病見
私作有祀竈文大驚異竊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正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一甲第三授編修正統
四年水災陳十事留中進侍講英宗北狩景泰改元又
以十事上陳其言守禦曰日者紫荆居庸等關不能禦
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
單敝亭障缺敗蹊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

繕亭障塞蹊隧如古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縱橫掘
塹爲地網因其水泉隨處停滯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
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言通使曰使職欲其內
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
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爲之
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
紹庶不至於招釁起戎言降胡曰降胡往皆留居京師
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昨者或衝
關塞奔歸故土或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方集
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
服不許仍被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
染化之言練兵曰天下之民農出粟女出布輸納公家
多以養兵嚮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
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
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而或轉販爲商或
習藝爲工工商所入僅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

皇明史稿卷之四十五
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言選將曰天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販繒屠狗之夫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秦賴以伯趙括趙奢之子隕首於白起王離王翦之孫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三

將材繇此可克言賞罰曰昨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特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恃張浚二人忠義素著功業久立街亭之戰不勝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予而不忍奪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然後治平可待其十言德學曰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其君皆以仁明武爲言然豈易能哉必本於學矣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於君也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內臣也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外臣也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

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前日若儒臣徒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餽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以復祖宗之治何難哉上納其言陞堯馬尋進庶子景泰三年北虜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勿報使定之獨上䟽備言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宜

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兵部尚書謙曰
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
敢知也於是詔勿遣使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參議兼侍
講成化二年南陽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慎簡
擬朝以定之請上乃用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其冬命
直文淵閣三年進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四年改禮部
左侍郎定之在閣再進密疏稽古訓析疑議閣臣咸推
服焉文思敏捷上嘗命製元宵詩中使却立以俟定之
搃几筆不停揮成百首以進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

安

論曰余過吉州詢吉之文獻則聞劉學士古之肫肫君
子也出彭蠡下揚子每見江風怒濤怵然厥心而長年
者爲余言往時劉學士約舟人舟行不得離岸三尺長
年曰敬如約請相公尊重不得步至艙門旁睨恐不便
於行舟於是學士危坐舟中不敢左右盼舟子揚帆大
江中不知也談其事共爲撫掌吾聞學士號呆齋豈亦
自知其爲呆士哉至論國事又何鑿鑿不呆也呆士亦
能作相周書所謂一个臣不虛耶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八

彭徐丘劉謝王李列傳第四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人上北
狩監國命與商輅同日入直內閣會內艱辭不允勉受
命郕王既卽真與輅並進侍讀再懇終制忤旨去後起
復還職遂不復與內閣事遷左春坊大學士轉太常寺
少卿兼侍讀英廟復辟之元年上多屈意曹石諸人先
後閣臣半載間數易已乃念時先曾辦事內閣欲用之
召見文華殿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

誤恩拔擢叩頭三上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耶對曰是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年方壯強
正好用事時也明日降旨令入內閣尋兼翰林學士是
時上專倚任李賢每召賢獨對賢退亦必諮時時才不
及賢而持論甚正賢每爲屈宣德間章皇嘗御文淵閣
以是閣臣不敢南面坐賢以吏部入居首揆欲循品秩
設公座如部堂時不可賢爭之至失色上聞範一孔子
像及四配置閣中乃止四年命選庶吉士上語李賢曰
南人必有如彭時者方可選取其見重若此幸臣門達
者中傷賢上信之上曰去賢行專用時矣內臣或語時
時瞿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
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聞上上徐知達讒乃益重
賢上崩時與賢同受顧命協持國政議上兩宮徽號內
臣有以錢后無子止尊所生時與賢相繼力爭兩宮乃
得同尊進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尋乞歸省是年賢卒於是陳文得爲
首相而文不厭群望明年天子趣召時還并相商輅而
是年陳文亦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故四年慈懿太后崩上以孝肅太后故不欲合葬裕陵時率閣臣臣輅臣定之上前力爭時曰臣等意未盡還具奏乞陛下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時退而上言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宜奉梓宮祔裕陵奉神主祔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寔切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

之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臣等攷之前代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其適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仍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然其適母劉太后雖本無子仍與真宗同祭太廟今若陵廟之祔稍不合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䟽入上下禮部會議禮部尚書姚夔集百官皆如時議言尤懇母后不從時與廷臣跪依文華門號泣不起再三請皇太后感動始從之其秋彗星見掃三台乞罷免不許是時昭德宮嬪寵儲位久虛時言願重宮中名分均恩愛廣繼

嗣爲宗社大計是年項忠督征叛達滿四滿四擺保石
城殺佞羌伯毛玉天子復遣撫寧伯朱永帥京軍四萬
往助之時與輅計曰賊若四面攻劫誠可駭懼今賊入
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成禽矣
止永軍不用再行廷臣以爲更不濟師必失關中咸爲
時懼語時曰公之止軍不發有何所見而固執輕敵乎
時曰吾觀項忠疏內曲折而知賊決可平也已禽四如
時言是年改吏部尚書五年上用萬安入直閣事安冒
萬貴妣爲同宗而與內官李永昌深結納時等坐爲所
困堂陛不通七年慧見軒轅時上修德要事首請召見
面議機政上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復爲諸內臣所賣
初見不宜多言僅請免減武官俸一事上允之萬安遽
叩頭呼萬歲退時等自是不復得見上矣八年水旱陳
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進少保三月卒
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大事多能持正
隱然爲一代人望云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編脩天順
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十年陞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時萬安劉吉尹直諸人居內閣無一可愜人望泰陵即位首逐萬安用溥溥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直內閣踰月復罷尹直用劉健陞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又罷劉吉相丘濬吉去溥爲首揆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溥請如正統初用王直王英故事奏以侍讀學士李東陽兼禮部左侍郎顯典誥勅八年濬卒上乃遂相東陽及

謝遷溥自東陽入相閣中章疏悉屬東陽廟堂每有大議溥不自用與二三元老同心題擬大小陞除一洗成化傳奉意旨干請斷絕是年上以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葬昌國公有勞內旨傳與還職溥不奉旨奏止之武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臺省臣論救并下獄溥率同官疏爭遜得溥謫并宥言者而岷王祿米亦削上固虛懷納諫而諸閣老亦無復向日安吉輩依違自固畧無吁咈遺意矣一日中官傳旨至閣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

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寔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蓋是時中官李廣導上燒煉齋醮上為所蠱溥等因復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叅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

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卽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

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疏入上嘉納雖未斥絕廣等愈益留心政典十年三月上御經筵罷坐文華殿命司禮太監常泰至內閣宣四先生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等趨至殿頓首上曰近前溥等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等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計議溥等看擬批答以次陳奏上覽或更二三字或刪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滯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

將下閣詳擬上稍不說曰盍就此面議溥等頓首曰唯賜茶而退其秋八月上又召見平臺議事時虜稍跳梁四方災異數見溥等因事納誨守以安靜天下清平十一年二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七月以目青乞致仕十二年九月卒贈太傅謚文靖溥倣范仲淹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上籍于戶部詔褒予復其繇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克之溥終爭訟者紛然論曰彭時位居李賢之次天子方信讒言時願與賢同去體國之公今人有是乎比相憲宗見賣內臣至來萬

皇明史稿 卷四十六 七
歲閣老之譏朴忠有餘補衮無日可爲歎息徐溥進居
首睽廟謨宏議壹授簡於東陽可謂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也景泰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讀書史館博洽爲諸儒之冠學有經濟天順中兩廣
用兵上南陽平寇方略南陽以濬言繳上詔付總帥成
化元年陞侍講預修英宗實錄于謙之死執筆者欲以
逆書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未可知功高隙深身
受誅夷乃當日柄臣傳會今以一時口實沒謙萬世社

稷功謂信史何錄成陞侍講學士濬貌不揚然吐音洪
暢進講經筵上每竦聽嘉納五年內艱九年續修宋元
綱目大學士彭時開七館以待諸儒濬明年起復特加
一館與焉濬以意見自撰史略謂朱子綱目義重正統
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作世史正綱
以著世變之升降明國統之偏全十三年陞翰林學士
是年特轉國子監祭酒學士劉吉喜曰南獠止可爲教
官耳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居太學
踰十年師嚴道尊造士分列科貢應例三途覈長幼立

資次區別教養士多成材濬自念海外書生幸綴儒班
簪筆事上讀書無裨惡用日糜太官餼廩乃採經傳子
史百家治平要語附以已見輯爲大學衍義補補宋儒
真德秀之闕成書一百六十卷泰陵新立上之時年七
十矣自分禮當致政生平精力盡在此書萬一有契宸
衷採什一於千百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勝於臣身
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犬馬齒旦暮沒無恨上
覽書嘉悅下勅褒美賜白金文綺立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四年副修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冬兼

文淵閣大學士辦事內閣辭免疏三上上慰留之大拜
之明日濬疏謝曰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自
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稽古伊尹畎畝幡然數語傳說受命對揚三篇諸葛草
廬三顧之言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
信於後臣願擇衍義補中一二切時要務望皇上施行
庶令紙上陳言不爲徒托少報聖恩萬一上曰卿欲有
言朕所願聞也濬因條陳疏奏曰臣惟太祖高皇帝於
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

之統我皇上登極紀元之始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
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臣按天地大數以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
元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
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
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徃徃中微政務日弊風
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
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本
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
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
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爲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
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
其國祚豈止此哉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下慮
五六百震餘殃至弘治之初未已也邇者彗出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攷諸經史天變莫大
于彗孛在三垣三台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
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
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
也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
二十年之後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暮
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
象維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
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
泰其幹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臣願皇上體上天仁
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

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
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
聽聖心有所思維臣下有所論奏左右有所陳請熟思
審處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彛訓有無違
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
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
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養心
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

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
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
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
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
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
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
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
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
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
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
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執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
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
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
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
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簞糠眯
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
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
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

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
亡如梁武帝崇道者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
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
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
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
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
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
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
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
且不免於死况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
凡擬二十二事萬餘言文多不載載其首兩事是時上
溺禱祠中貴李廣暨諸戚畹皆希旨用事多陳乞濬疏
中隨事指引輒爲援證以逆折之上覽奏甚悅以爲切
中時弊心益嚮用濬濬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
以平順正文體以經濟覈人材時吏部考察外官務以
多黜爲公斥去二千餘人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今有居官未半載黜柰何輕徇一時耳目挫棄天下
賢材且非祖宗舊制請勅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任經

一考非貪暴顯白者且勿斥上然之是時王三原方以
重望起用居銓臺濬擬旨留用數人三原頗不悅時客
有作大司馬王公傳美三原者濬以三原爲好名以語
溥會內宴濬以內閣坐三原上三原以是嘖有言及太
醫院判劉文泰憾訐三原并以傳聞朝士遂疑濬嗾使
三原去位臺諫交論濬濬乞骸骨上固留待濬益厚七
年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濬性剛直與諸大臣言官相論議不肯媵媵學士徐溥
嘗與有異同濬至粹冠於案執愈堅遇館中諸後進尤

峻入閣後無歲不求歸疏十三上不得許竟卒于位贈
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劉文靖嘗誚其著述曰丘仲
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濬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
子但欠散錢健亦自此不悅濬平生自少至老手不釋
卷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
惟得指揮張淮一園正德初賜與宋學士蘇軾秩祀瓊
州予祠額爲景賢官其孫滄爲尚寶司丞

論曰瓊之爲郡高皇帝所嘉稱爲南溟奇甸也丘濬挺
生其地獨鍾其氣以與神州赤縣之人士相頡頏翱翔

乎玉堂之上高論于廊廟之間冠冕佩玉相天子爲一代之名世賢輔豈偶然哉人多以地取人博學不如濬誦其爲散錢經濟不如濬哂其爲教官嗟夫以濬之所著述而適於用今天下所紛紛浮慕爲講道學先生恐當異日談也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也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右諭德左庶子少詹事事泰陵于東宮東宮卽位之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比入閣遂得練習國家典故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十一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七月宜興以目青請致去健爲首揆健以上視朝遲率同官首請勤政務戒怠荒上乃數御平臺暖閣袖出四方章奏與健等面議見必稱先生上旣明習國事而健與李謝二公叅論可否上意每嘉納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華容裁減清寧宮軍夫上令司禮語

皇明史稿卷之六十一
劉健傳四十一
十五
健擬旨詰責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劉尚書近以老
辭位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
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也上欣然爲聽健言上好
齋醮命撰武當山祝文及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健皆固
持不受旨上亦不更強焉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上諭
兼支大學士俸十七年睿皇后崩陵寢殿禮成化中雖
有成議健以爲非於是得請釐正其明年爲乙丑其夏
上寢疾上度不能興召入至榻前執健手歔歔諭曰天
下事朕知先生每多費心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不
肯讀書賴先生等輔導健遷東陽同叩首曰臣等敢不
盡力武宗卽位加左柱國而東陽遷益少傅兼太子太
傅上素濁諸近侍劉瑾等迨嗣國游戲益亡度廢棄萬
幾健三人皆以顧命大臣同疏極諫凡再上皆報聞乃
共自劾上奏曰臣等遭逢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惓
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
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
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

皇明史稿 卷四十六
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

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

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降旨慰留健等因陳政令十失得付諸司議革尼不行是時健等先後疏中皆未敢斥言諸內侍已而言官暨諸大臣戶書韓文等交章論劾直數瑾等罪惡於是閣議持不下而與司禮太監王岳等內爲應固請上捕誅之吏部尚書焦芳素媚瑾欲攻健去希入閣洩謀於瑾瑾急得先見上泣請并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立貴瑾等健率同官疏請至再皆不省遂乞致仕遷亦去獨東陽得留而焦芳入內閣矣東陽言臣三人責任同臣獨留臣無辭以謝天下不報先是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不休東陽獨無言故得留及二人頻行東陽欵歔泣

下健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無以應健去瑾自是盡逐骨鯁卿士大夫正德二年瑾恨健諸人未已矯旨奪健官指健與遷并文等爲奸黨凡五十餘人榜諸朝堂五年瑾誅健乃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健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世宗入繼大統健年已八十有九降詔存問曰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朕惟人臣之事君得志行道樹功烈於當時者固難而名遂身退康寧壽考始終一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爲不易卿資稟醇正器識恢弘粵自蚤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書蜚聲藝苑勞動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於我孝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彛章延訪于便殿賜於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於顧命之際推誠付託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

可回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
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讒抑
旋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
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寔鮮其倫惟昔宋之名賢如司馬
光文彥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
多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言
不可緩惟卿累朝舊德寔軫朕懷矧今公論明揚至再
至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至家
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
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
於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朕又聞老臣體國
義不忘君卿有嘉謨至計尚無所隱以輔朕之不逮期
於海內乂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有令譽於無窮矣
欽哉故諭時謝公年七十三韓公年八十二詔皆存問
各官一子爲中書舍人明年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
餼羊上尊酒五年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嘉靖二
十一年復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也成化甲午以省解連第爲乙未

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十九年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
德孝宗登極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開經筵勅克日
講官弘治四年與修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是時翰林諸賢遷與學士吳寬二人並負公輔之望
遷明暢亮直寬溫粹含弘儀幹並修偉八年丘文莊卒
見適憂去而遷遂與長沙同入內閣九年主考會試十
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疏請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上欣納焉是冬
涓寧宮災閣臣咸引咎避位遷舉寬與學士王鏊自代

不允時宜興已先去洛陽爲首相遷位次猶在東陽下
然三人中遷能持正太監李廣以符錄見寵幸有罪自
殺上欲加恩遷諫止十四年虜酋火篩數入寇至大同
上憂之遷疏安邊機宜上即行之兵部請加南方折銀
以贍軍興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
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盍節用以紓之虜尋遁乃止十
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弘治中
國家最號清明上每御便殿及平臺煖閣與輔臣議政
事遷多獻納遷每欲薦寬入閣言於洛陽洛陽曰吾且

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之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
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
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咲不答寬竟
不得入閣敬皇卽世毅皇立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
書大學士如故菴瑾專國遷與洛陽亡何並爲瑾勒致
仕長沙爲首相遷初薦釐代已於是焦芳欲援釐爲重
而釐得入閣遷爲相子丕舉進士及第人皆以宰相爲
私其子已而遷禠職遷第廸武選貢外郎致仕丕編修
除名瑾誅遷復職致仕世宗登極賜勅存問廸起參議
丕復翰林遷遣子正入謝疏曰臣菲材誤蒙孝宗知遇
顧托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旣而格心無
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追
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
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
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
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効涓埃臣聞傳說
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

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允今諸司之所
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成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
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
尤宜博覽群藉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卽召勸講之
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
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
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
以常行柰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生漸失其初者有矣聽
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卽召執

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
之弊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
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
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
利病政治闕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爲
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
兼聽廣納不以踈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
幸甚生靈幸甚疏入上以正爲中書舍人嘉靖六年大
學士費宏請老薦遷自代大學士楊一清請照郭子儀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文彥博故事乞降手勅差官行取來京命爲輔弼之首
用以講明道德處斷大事上爲特遣行人陳侃遷䟽辭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賢者願宜勉爲
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遂起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
一清初意若虛元佐遜遷天下皆相慶遷復入而賢一
清之能讓及遷至一清以官視遷爲尊不肯處遷下乃
竟違初志輿論頗少之遷在位踰年其正月自陳年已
八十在位無補乞放歸上優詔留之四月又辭乃許之
是冬卒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劉謝二公並以宮僚入參大政受知孝廟弼成弘
治一十八年至理平臺煖閣之疇咨具見都俞吁咈之
遺焉夫惟聖君賢相千載一時哉迨事武宗皆以顧命
老臣無能改于其德么麼小豎急欲芟夷於旦暮之
卒俱受其蠱螫世道之不流爲甘露者無幾豈亦智
足而才有餘乎木齋懸車廿載猶濡足于新貴當軸之
時一籌莫展數月掛冠完名全節畧稱蛇足矣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
人廷試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九載滿遷侍講憲宗

實錄成陞右春坊右諭德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國家翰林侍從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與茲選何可不苦心于學鏊居翰林日惟杜門讀書戒門者謝客勿通一刺卽見客不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而鏊學識日益弘博隱然爲公輔器矣弘治八年進侍講學士兼日講上幸中貴人李廣常導上游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畋遊章上悚聽旣罷講謂廣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曹若好爲之自是罷遊戚畹壽寧侯與鏊有嫌鏊絕不與通侯歲時有問遺鏊麾去或以爲過鏊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甚耻之乃今自附壽寧耶選東宮寮爲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會虜火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曰定廟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請起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爲總制言紘巡撫其地威望素重邊人至今思之雖老猶可用也聞外之權悉以付之沿邊諸將聽其節制則事權歸一醜虜不足平矣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

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諛聞之陋矣其選將材亦然十六年夏去正德元年服除起仍故職是時有八閹劉瑾等導上逸遊鑿稽古典酌今制分列爲講學親政二事疏以請不報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諫不聽及瑾入柄司禮盡逐顧命諸大臣獨留李東陽而用冢宰焦芳芳爲瑾之私人廷議僉共推鑿瑾心忌鑿而外難公論鑿以左侍郎兼學士遂與焦

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歲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方用枷械威鉗士類鑿言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而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每誅求諸大臣鑿但片言折之瑾輒意沮瑾逮華容欲以激變士官罪坐死鑿曰士官未叛何名爲激變又以築邊太費欲逮楊石宗鑿曰楊總制高才備畧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二公皆得寬釋是時長沙居首鑿猶列芳下長沙顧善調停瑾芳則專事媵阿鑿性與芳彌狃瑾所以毒流冠紳芳多

導之鑿見瑾日驕悖常戚然若不能一日安位者瑾曰
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又聞鑿交贊亦絕乃笑
曰過矣鑿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乞歸疏三上乃得
允歸十三年而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
益輿廩鑿上疏謝而以所著講學親政二篇進鑿以臣
子立朝先資首務亡出此二篇而後泰交可成以故身
事四朝皆以自獻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
士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然傳之以爲

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輟春秋
之月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
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畢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
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
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
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
行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
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安
望其有得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
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我太祖高皇帝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
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群臣拱
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
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
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
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
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
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
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
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
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惟所好而不禁上有疑
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
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

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

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閼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惟願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

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謝恩辭見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粲然畢陳於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佞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則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鎬狂獠不能媵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

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材則庸無裨于世自繫其躬跡其所至盖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

論曰今天子廣厲學宮士取青紫而起於縫掖誰不人人知有王守谿先生者先生舉業獨爲一代宗工士即童叩業已誦法先生爲功令先生績學自負爲相不久其大者厄於權豎不獲大展布於廟廊而其緒餘有足以主齊盟而淑後學先生良亦不負所學哉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也大父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屬對善大書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見授筆札回試喜置膝上食以上林珍果賜寶鏹送歸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連舉會試爲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歷遷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預修憲宗實錄陞太常少卿兼前職掌翰林院事然有忌之者數年不得與經筵先是諸學士知制誥有專官於是大學士徐溥言於上以屬東陽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

誥勅弘治八年與謝遷同入內閣參預幾務時徐溥掌閣務素重東陽文學閣中章奏溥悉屬筆東陽每有敷陳東陽稽古證今多存納牖上方銳意太平數御便殿宣召內閣四先生命司禮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東陽囚及鹽法極陳奏討之弊上明日即降旨停禁十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闕里還上所過民瘼上即勅下有司議寬恤明年夏五月上不豫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

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勲柱國上不親政東陽力與同官三人數極諫上竟爲瑾輩熒惑且柄用瑾於是三人同自劾求罷瑾遂矯旨逐健及遷去獨留東陽東陽愧自留懇同罷不聽瑾與冢宰焦芳善欲相芳而朝論推少宰鑿瑾乃並引入閣與東陽共事其冬進芳與鑿官東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革蓋殿大學士東陽疏請早朝再請經筵日講俱報聞尋加正一品俸東陽疏謝願留有餘之寵以歸朝廷還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是時東陽雖首相然天下

章奏上盡付瑾裁決卽送內閣票旨內閣一迎瑾意不敢忤時謂東陽爲伴食中書二年聖體偶違和免朝參東陽乃率同官上疏曰皇上英資洞達聖性剛明直可超越百王齊光列聖但天時偶失其宜倉猝慮所不及竊見端陽前後金鼓砲火之聲徹于都邑廐牧廝役之徒克乎宮禁大臣畏懼而不敢諫小臣震懾而不敢言臣等若再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祖宗分職以設官朝廷縻祿以養士將焉用之伏望念萬乘之尊思萬機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爲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于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天下人民無不得所則大庭奏事不過數刻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樂矣上曰卿言爲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之瑾立苛法分遣徼卒四出逮繫百官時執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主事張偉荷校長安門外東陽上言三人坐犯自有本法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繫焉儒生入官豈能忍死至一兩月之久臣每見皇上當決重囚哀矜詳審徃徃從寬好生之心直與天地相似三人以侍從部署曾効微勞一日不謹罹重

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伏望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送
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既已見愛民之
仁亦不失待士之體斯文幸甚群臣幸甚三人乃得寬
宥戍邊他日早朝瑾得匿名書冊墀執朝官三百人送
詔獄東陽語瑾曰此事乃一人爲之一人之外則皆無
罪人也奈何盡執之三百人乃得釋瑾威權凌駕主上
隸視公卿獨東陽以才望素重於瑾芳顯助瑾煽虐東
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瑾之螫毒縉紳東陽所以解紓
調劑潛消默奪之力人鮮知之宜鑄叛逆東陽因得稍
革一時苛政八月寧真獻俘上納太監張永言誅瑾東
陽盡取瑾前諸所變更法令悉復舊章上錄首輔功加
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南京御史張芹疏論東
陽阿瑾于專權亂政之時攘功于禍變潛消之日宜賜
罷黜不聽東陽辭蔭乞休不允因儲位未建復率同官
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
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
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

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上念上天付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瑾誅永益用事政權仍在內臣永能矯瑾奢僭東陽協與贊襄上時降勅獎諭一品九載考績令兼支大學士俸七年固安賊劉六劉七等蹂躪畿輔上御左順門召閣臣計議東陽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戍力賊平加蔭一子爲錦衣衛千

戶辭上納幸臣言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入衛京師東陽揭陳十不便不聽上意蓋有先入之者明日乃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上許之復蔭一子中書舍人東陽雖致政然歲時賜賚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致宴皆出特恩東陽立朝五十年輔政一十八年晚遇權璫從權守正好以詩文接引後進坐上常滿清操雅度推重一時門下士有爲興化守入覲饋兩帕四扇東陽曰扇以染翰固可多帕柰何啓緘取扇歸其帕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慄輒就日暴日移亦多有寒士風

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自東陽始也

論曰正德之初凶豎擅恣其去劉謝二相臣猶掇之也斯豈東陽可與同朝共事之日耶伴食五載乃其風槩有足以褻狂獠之魄而服其心又豈懷祿苟容而焉用彼相者幾年間國是賴以調停善類多因保護則固王之不能以邪勝而法之不能以權奪也卒能假手石淙共鋤凶逆道固委蛇殆謂是乎或呶呶猶援去就之迹見繩吾未敢隨聲而共訾之也

程